*《懂懂学历史》之苏轼，北宋衰败。*  
书接上回。  
  
继续做梦。  
  
今天请到的嘉宾，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，张良先生。  
  
我问，您觉得，宋朝这些大文豪里，谁的作品含金量最高？  
  
他说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倘若搞个辩论，《岳阳楼记》好还是《赤壁赋》好？争上多少年也不会有定论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若是换个角度，问宋朝这些大文豪谁的粉丝最多？毫无争议，肯定是苏轼。苏轼的人气从出道到今天，只增不减，别说跟宋朝这些文人比，就是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，他都是NO.1。一般情况下，人死就不再过生日了，而苏轼不是，粉丝依然年年给他过，越过越隆重，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一个文化节了，寿苏会。  
  
我问，他为什么能拥有这么多粉丝？  
  
他说，大部分古代文人形象都是扁平的，除了作品没有生活。而苏轼不是，他整个人是活的，是立体的，是有趣的。他是旅行家，是美食家，还是个碎嘴子，能当官，能种地，能唠嗑，干什么爱什么，永远是豁达的，率真的。我说我最喜欢范仲淹的那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在我看来，苏轼就是这句话的最佳践行者。  
  
我问，苏轼是怎么当上官的？  
  
他说，参加高考。他是山里娃，老家是四川眉山的，他爹带着他和弟弟到开封来赶考，结果呢？苏轼一不小心中了个状元，那句话怎么说的来？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他这个状元更出名，为嘛？因为，还是个双黄蛋，弟弟也登榜了。京城媒体争相报道，最要采访的就是他们的爹，让谈谈育儿心得？记者问，你是怎么培养的他们？老头说，没怎么培养，就是我在家自己教的。记者问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说，我不上班，祖上有矿。因此，老苏以及俩小苏都成了京城名人，并称他们为三苏，朝廷一看，这老头也挺有学问的，别让回眉山老家了，也让他在朝中做事吧，一次录取了仨。这老头叫苏洵，苏轼的弟弟叫苏辙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他们爷仨都名列其中，你说牛不牛？  
  
我问，当时是考什么？儒学背诵之类的？  
  
他说，经过范仲淹的科举改革，高考已经不考死记硬背了，而是考自由发挥，让你自己去写篇议论文。苏轼初试写的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复试写的《春秋对义》。初试时，主考官欧阳修一看文章，甚是惊叹，但是他想了想，举国范围内有这个水平的，也就是他的门生曾巩，避嫌给了第二。拆卷一看，原来考生叫苏轼，复试直接给了第一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行，有人说你行，说你行的人要行。欧阳修捧人也是很卖力的，给朋友写信这么评价苏轼：读苏轼的文章，不禁让我汗颜。真痛快啊！我应当给苏轼让路，使他高出我一头。由此诞生了一个成语，出人头地。  
  
我问，苏轼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？  
  
他说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，直白一点理解，就是今天宝鸡市凤翔县办公室主任，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办公室主任，他是进士又是朝廷命官，这就是来刷基层履历镀金的。  
  
我问，此时的苏轼是什么状态？  
  
他说，《征服》里有句台词，宋老虎对刘华强说，年轻人别太气盛。刘华强反问，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？此时的苏轼就是这个状态，谁也不服。在凤翔时，他有个顶头上司兼眉山老乡叫陈公弼，总是刁难苏轼，苏轼写篇公文他要给改的面目全非。苏轼心想，有眼不识泰山，皇帝都是我的粉丝，你懂个毛？有次，凤翔要盖个亭子，陈公弼让苏轼给写篇文章，苏轼就写了一篇《凌虚台记》，大致是说物有废兴，人世无常，历史的发展是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，意思是陈公弼你也别嘚瑟，风水会轮流转的。陈公弼呢？看懂了也没说啥，安排人照此内容刻了碑文……晚年，苏轼被放逐海南，夜宿牛棚，回忆起这些往事，懊悔不已。写了这么一段话：轼官于凤翔，实从公二年。方是时，年少气盛，愚不更事，屡与公争议，至形于颜色，已而悔之。  
  
我问，苏轼提拔的快不快？  
  
他说，正常速度吧。主要是在他仕途上升期，先是母亲没了，回老家守孝三年，又是父亲没了，再回老家守孝三年，这个太耗时间了。等他守完父亲的孝回到京城，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了。  
  
我问，对于王安石变法，苏轼是什么态度？  
  
他说，若是按照派系来分，他是欧阳修栽培的新人吧？欧阳修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你觉得苏轼该站什么队？关键是他不喜欢窝里斗，他只能申请离开京城，这样，你们派我去下面任职吧？先是去杭州干办公室主任，接着又调任诸城当一把手，再调任徐州当一把手，从徐州又调任湖州当一把手。跟今天提拔路线差不多，先在大城市当副职，再去小地方当正职，再从小地方调到大地方。  
  
我问，您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？  
  
他说，王安石变法里的改革提议，都被后人实现和验证了，一句话，多是对的。但是放在宋朝，就过于前卫了。简单一点理解，就是你们村的村长找你，问怎么可以让村子变的更好？于是你写了几十条建议，从河流治理到个人卫生，你把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全部列为村风民约，要求必须落实到各家各户。你是对的不？但是一执行，全乱了套，最终农民又回归了那个农民。把你们村的村民跟上海汤臣一品的居民对换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村就成了欧洲小镇，汤臣一品的阳台上也养上了鸡鸭鹅。  
  
我问，您个人感觉，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什么态度？  
  
他说，不反对，但是认为操之过急。小树是可以修剪的，老树修剪会死的。在改朝换代的窗口期，你推行什么新法都是可以的，也很容易固定住。但是，在朝代稳定运转期，大刀阔斧会起反作用的，平稳运转期只适合微调或单一调整，例如改革开放就是单一调整。  
  
我问，后人，谁最讨厌王安石？  
  
他说，不用后人，当朝的司马光就恨死了王安石，后来司马光上台后，凡是王安石改革过的，不管是不是对的，不管有没有效果，一律反对，甚至连王安石收复的河西走廊都要主动放弃。一个变法，使整个朝廷撕裂成了两股对立的势力，整个大宋左右摇摆，能不岌岌可危吗？近现代人里，最讨厌王安石的是林语堂，因为林语堂是苏轼的超级铁粉，甚至在为偶像写的《苏东坡传》里给王安石开了专题批斗大会。  
  
我问，王安石有没有铁粉？  
  
他说，凡是能成为大人物的人，一定要一分为二的去看，他不会是全黑，也不会是全白，而且一定是铁粉众多，爱的爱死，恨的恨死。梁启超就是王安石的铁粉，他认为王安石是真正的改革家。  
  
我问，提拔到湖州一把手时，苏轼多大了？  
  
他说，40多了。他真正的转折点，就发生在任职湖州期间。古代不管上哪上任，都要像基督教徒吃饭前先祷告感谢上帝赐予粮食一样，要先写信感谢皇帝。苏轼上任湖州时给皇帝写了封信《湖州谢表》，理论上，这属于规范的公文，你按部就班写就行了，可苏轼是谁？非要抖个机灵，说自己“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”，“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，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，说他包藏祸心，蔑视朝廷，于是抓了起来，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  
  
我问，坐了几年牢？  
  
他说，一百多天。一是宋朝不杀士大夫，这是赵匡胤定下的规矩；二是王安石专门写信给皇帝，说咱不能杀才华横溢之人。释放后，贬到了黄州，也就是今天的黄冈，从此，他正式被称为苏东坡了。  
  
我问，为什么叫苏东坡？  
  
他说，他被贬黄州后，生活拮据。他有个铁粉，叫马梦得，四处给他跑关系，借了官府50亩地，这块地在黄冈东边，于是苏轼给起名东坡。这个东坡也不是随意起的。白居易在重庆任职时，曾经也在城东搞了这么一块地，主要是种花，白居易给其起名东坡，苏轼给自己这块地起名东坡算是向偶像致敬。  
  
我说，有铁粉，真好。  
  
他说，这个铁粉追了他二三十年，后来苏东坡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，一辈子，也值了。同期，还有个被贬到黄冈的官员叫张梦得，其实叫张怀民，字梦得，有印象不？  
  
我说，太有印象了。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里面有句“怀民亦未寝”还引发过全网大争论，就是张怀民是真的没睡着还是被喊醒的，这个话题也登过网络热门。我们语文老师是这么说的：在苏轼睡不着的时候，他的挚友张怀民也一样睡不着，他们心有灵犀。  
  
他说，到底是真没睡还是被喊醒，已经成千古悬案了。  
  
我说，我推测是这样的。怀民:Z~Z~Z~/苏轼:怀民～怀民～/怀民:嗯？(被叫醒)/苏轼:怀民亦未寝。  
  
他说，苏东坡的创作巅峰，就在被贬黄冈的这五年里。  
  
我问，王菲唱的那个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是这个时间创作的？  
  
他说，不是，那是在诸城干市长时写的。  
  
我问，水调歌头是什么意思？  
  
他说，词牌名，简单一点理解，就是歌词的意思，一个词牌一个唱法，同一词牌的词唱法一样，所以同一词牌的词语序基本一致。宋朝最有名的就是词。  
  
我说，苏轼是宋词的代言人。  
  
他说，今天是，当时不是，当时大街小巷最流行的词是柳永的作品，柳永是宋朝版的周杰伦。不过呢，柳永以及其他人的词多是写情的，为青楼歌妓服务的，而到苏轼手里呢？变了味，一是不那么遵守音律，苏轼的意思是我只是借你们词牌名写诗而已，又没指望传唱；二是题材无所禁忌，包罗万象，还可以怀古，例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  
  
我说，柳永没有入选唐宋八大家。  
  
他说，唐宋八大家主要指散文。宋朝的文人是看不上“词”的，觉得都是民间的东西，不登大雅之堂。  
  
我说，苏轼看上了。  
  
他说，苏轼这个人，非常接地气，在黄冈种地，跟农民都能称兄道弟的，真正做到了随遇而安，他自己写过这么一句：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他不仅是这么说的，还是这么做的，这在当时是很叛逆的，因为古代文人追求的是什么？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这种接地气的性格也造就了苏轼的政治特点：只要到京城就干不住；只要在地方上，就如鱼得水。  
  
我说，赤壁系列，应该是在黄冈阶段创作的了，毕竟赤壁就在旁边。  
  
他说，是的，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与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都是。赤壁这个地方，现在与两大IP绑定了，一是赤壁之战，二是苏东坡，从宋朝起，画家描绘赤壁一定会画上一叶扁舟，里面还会坐着苏东坡。  
  
我说，上学时都背过，现在也动不动念叨那句：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  
  
他说，最应该记住的不应该是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……吗？  
  
我说，哪有小乔更值得记忆？  
  
他说，黄冈这期间，关于苏东坡的故事太多了，例如寒食帖、河东狮吼、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苏东坡种的那50亩地是官地，还会收回的，于是他决定自己去沙湖买点地，在去买地的路上，淋了雨，他也没打伞，写了那首《定风波》，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  
  
我说，第二天感冒了。  
  
他说，黄冈是苏东坡痕迹最多的地方，至于老家眉山以及他两次任官的杭州，都没法跟黄冈比。东坡肉也是他在黄冈时期发明的，还有东坡饼。苏东坡真的是一个美食家，自己还写了不少食谱，台湾诗人余光中曾经说：“旅行，我不想跟李白，因为他不负责任，没有现实感；我也不想跟杜甫，因为他太苦哈哈，恐怕太严肃；而苏东坡就很好，他很有趣，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。”  
  
我说，感觉宋朝对犯错的官员还是很友好的，被贬了仿佛是去旅游了。  
  
他说，唐宋相对还是比较文明的，政治失意者一般下场都是被贬，也允许你在路上发发牢骚，即便坐个牢也还能出来。到明朝时？大多都是一步到位，永绝后患。  
  
我问，苏轼从黄冈又去了哪？  
  
他说，后来，朝廷调任他去汝州，长途跋涉，自己的小儿不幸夭折，他就给朝廷写信，意思是深受丧子之痛无法继续上任了，能否去常州定居？给我在常州找点事干干？允许，于是苏东坡带着家眷到了常州。没多久，宋神宗驾崩，宋哲宗继位，高太后以宋哲宗年龄太小为由，开始垂帘听政，她安排司马光来组建新的政府班子，司马光是保守派，自然把王安石派系给清理个精光，司马光又欣赏苏轼的才华，急忙召集他进京，半年提拔了四五次，可是苏轼看到司马光一伙在清理王安石一派的所作所为时，又恶心了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吗？算了，你们还是再把我安排到地方上吧。  
  
我说，在朝廷没干住。  
  
他说，是的，调任杭州了，上次是办公室主任，这次是杭州一把手。这次在杭州干了一件大事，组织人清理西湖的淤泥，并且用淤泥建了一道堤坝，也就是今天的苏堤。这一点，苏轼很像范仲淹，走到哪，修到哪，他任职各地时，修了不少“苏堤”。  
  
我说，苏东坡也是西湖旅游的大IP，旁边有个楼外楼饭店，特色菜之一就是东坡肉。  
  
他说，苏东坡的群众基础好，又懂基层，所以他干地方一把手还是很专业的，只是，他一干好了，朝廷又召唤他，这不，他在杭州刚干出点成绩来，又被紧急召唤回京了，回京又不适应，又被调任颍州、苏州、定州，干的依然很出色，也依然在各地修苏堤。  
  
我问，结局呢？  
  
他说，高太后死后，宋哲宗执政，新党派再次上台，那能有苏东坡的好果子吃吗？越贬越往南，甚至贬到海南去了。前面我跟你讲过，岭南最恐怖的就是瘴气，把一个人往岭南贬，就是不想再见到他了。在宋朝，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。  
  
我问，死于海南？  
  
他说，那没有，他终于熬到了宋徽宗即位，终于见到阳光了，北归路上，死于常州。  
  
我问，他有没有跟王安石和解？  
  
他说，他跟王安石都是大儒，到了他们这个级别，即便政见不和，也不会影响私人感情，何况王安石曾经为苏轼喊过刀下留人。苏轼曾经特意跑到金陵去看望晚年的王安石，苏轼还来了一句，拜见丞相。王安石嗔怪了一句，跟我，还来这一套……应该这么说，俩人在才华、人格方面惺惺相惜。  
  
我问，苏东坡有没有像其他文人一样，娶个妓？  
  
他说，有的。他在杭州任职时，遇到了才艺出众的歌妓朝云，才十二岁，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看丈夫的确喜欢，就给买下来了，当丫鬟，在黄冈落魄时，苏东坡把朝云升级为了小妾，没多久生了一大胖小子，取名遁儿。苏东坡欢喜非常，还写下一首《洗儿诗》：“我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我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遗憾的是，这个娃就在苏东坡去汝州上任的路上，夭折了。  
  
我说，王闰之真好！